

# 舊雪

## 人物

岳保楠：趙國蠡城太守，老生。

元祺：趙國康親王，皇帝元靖叔父，岳保楠友，小生。

元貞：趙國長公主，皇帝元靖姑母，即為岳保楠侍妾四梅，青衣。

秦豔：趙國太后，皇帝元靖母，宰相秦全之女，花衫。

段松：趙國威遠將軍，岳保楠義弟，武生。

秦鈺：康親王妃，太后秦豔之妹，青衣。

秦全：趙國宰相，封秦國公，秦豔之父，文淨。

元靖：趙國皇帝，秦豔之子，文丑。

秦旺：趙國大臣，秦豔之弟，文丑。

金彤雲：蠡國公主，武旦。

戎竺：蠡國將軍，武淨。

安福：山村農戶，小生。

惜春：李平之女，安福妻，花旦。

李母：安福岳母，老旦。

## 場次

第一場〈宮花〉

第二場〈墮梅〉

第三場〈觀市〉

第四場〈折松〉

第五場〈寒城〉

第六場〈辯霜〉

第七場〈染雪〉

第八場〈春芽〉

## 第一場 〈宮花〉

### 場景一：山村農家

△以近似小調的音樂開場，單純美好的鄉間氛圍，樸實無華的桌椅，桌上擺妥碗

筷。惜春鬢邊簪了一朵紅花，捧盤上。

惜春：(唱)

山花美，山花香，李惜春自小戴山花。

山花兒，山村郎，青梅竹馬，

甜甜蜜蜜成一家。

(音樂過門時將盤擺至桌上，夾白) 爹爹，吃飯啦。

山村郎進城賣莊稼，

山花兒奉養爹爹顧著家。

岳保楠：(幕內唱)

山村安身十八年。

(手執藜杖緩步上)

風裡雨裡種莊稼，

茶裡飯裡平安家。

散澹人遲暮景閒話桑麻，

看盡紅塵落繁花。

惜春：(上前攙扶岳保楠坐下) 爹爹，吃飯啦。

岳保楠：好好好，(拿起碗筷要開始吃飯，忽然停下張望) 惜春啊，安福呢？

惜春：爹呀，您忘啦，安福進城做買賣，盼著他今天會回來，只是才下了場春雪，山路不好走，我看呐，要進門也是半夜的事兒了(含羞抬手摸摸鬢邊紅花)，咱們先吃飯，您早點休息，就別等安福了。

岳保楠：喔，(要開始吃飯，卻又再次張望) 安福不在家？

惜春：(略煩) 唉呀爹呀，安福去了十天，您就問了十天，怎麼我這新媳婦和您說話，您是左耳進右耳出，上不了心的嗎？

岳保楠：喔，(開始吃飯，自語貌) 安福不在家，去做買賣了。

惜春：是啊，(鬆了一口氣，提箸爲岳保楠夾菜，閒話家常貌) 爹爹，安福今天晚上就回來，您別擔心，東想西想的，老得快啲。

岳保楠：老了，老了啊。我這老頭兒，哪比得上你們年輕人(抬眼看見惜春鬢邊紅花，微頓，放下碗筷) 一肚子古怪，惜春！你戴的什麼花？

惜春：花？(抬手摸上鬢邊紅花) 爹呀，安福今天會回來，咱倆自年前成親到現在，頭一次分開這麼久，我看這山花兒開得好，所以……

岳保楠：不許戴。

惜春：爹爹！(唱)

這不是逐東風水性楊花，  
這不是浪紅杏牆外攀爬。

岳保楠：（夾白，拍桌）扯了下來！

惜春：（膽怯地摘下鬢邊紅花，唱）  
沒來由發怒火叫人害怕，  
委屈了正正當當、嬌嬌滴滴女兒家。  
（又氣又羞地將紅花丟在桌上，下）

岳保楠：（呆楞楞地拿起碗筷吃了一口，左右張望）安福？惜春？怎麼都不在家呀？（看著桌上紅花）哦，哪來的山花陪我這老頭兒吃飯啊？（唱）  
這可是飛花墮下茶靡架？  
這可是眾香國天女散花？  
不知名山花兒山村生長，  
怎比得皇家宴上九重宮花。  
（拾起紅花欣賞，自語貌）  
岳保楠啊岳保楠，看盡紅塵繁花，你還是忘不了九重宮苑之中，那一株寒梅麼？

△音樂起，燈暗，轉接場景二。

## 場景二：宮宴

△承接場景一結尾音樂，轉變為富麗堂皇的宮廷音樂，燈亮，台左中右各設一桌配二椅，依次坐著秦豔、元靖、元貞、元祺、秦鈺，秦全站在一旁。

秦豔：（唱）  
莫說女子難折桂，  
秦氏女大趙朝獨掌宮幃。  
鳳頭鞋鳳尾裙鳳冠點翠，  
蛾眉能保真龍飛。

元靖：母后，今日宮宴真好玩啊，兒子真想每天都過得這麼熱熱鬧鬧的。

秦豔：皇帝，（唱）  
趁著這喜孜孜新春年歲，  
賜下了新進士御酒金杯。

元靖：（夾白）母后說得是。來人，賜酒。  
（二宮女太監捧酒下）

秦豔：（接唱，暗指元貞處）  
皇家女正青春尚無婚配，

邀四方蟾宮客齊賞宮梅。  
問瓊林有何人能摘香蕊？  
最好是狀元家之子于歸。

元靖：母后說得是。皇姑，今日瓊林宴上，朕就與妳配個狀元駙馬。

元貞：啓奏聖上，先皇有旨，元貞婚事但憑自身，無須太后娘娘費心。

秦豔：元貞啊元貞，女兒家總該有個歸宿，妳莫要不識好歹！

秦全：太后娘娘息怒，想來公主與狀元郎未得一見，故而不願出嫁。新科狀元風姿俊朗，不如宣上殿來與公主相見，公主必然歡喜。

元貞：（冷淡不屑地）可笑。

元靖：哈哈，皇姑說了「可笑」二字，想必見了狀元一定會開心得笑出來，母后，咱們就見見狀元郎吧。

秦豔：好，宣新科狀元上殿晉見。

秦全：奉太后旨意，宣新科狀元上殿晉見吶！

秦旺：（幕內）啊哈。（上）我，秦旺，（數板）

太后姊姊宰相爺，  
白丁狀元我當家。  
國家大事，裝聾作啞。  
讀書識字，頭皮發麻。  
要娶公主做駙馬，  
陪我玩耍錢亂花呀錢亂花。  
（進殿後傻看張望，見著秦豔後跪下。）  
太后姊姊，弟弟給您見禮啦。

元貞：（大驚起身）竟有這等狀元？我不嫁！

秦旺：（聞言站起盯著元貞看）喲，這是公主啊！唉呀呀，比我上個月新娶的第八房小妾更可愛，（聞）哇，又漂亮又好聞，爹呀，你昨天跟我說的我懂了，公主果真是跟你說的一樣「好色好香」啊！

秦全：是「國色天香」。

秦旺：哦，「國色天香」，公主啊，走，咱們進洞房吧！（抓住元貞的手）

元祺：（推了秦旺一把）大膽！

秦旺：（倒地後起身）喲，你誰呀？你曉得我爸爸是誰？你曉得我姊姊是誰嗎？

元祺：秦旺，睜開你的狗眼看看本王！

秦旺：哦，原來是康親王，王爺，咱們家庶出的丫頭沒把您服侍好嗎？怎麼發這麼大火？

秦鈺：（怯懦地）旺弟，不可無禮。

秦全：（瞪了秦鈺一眼，低聲）哪輪得到妳說話！（滿臉堆笑）王爺，朝堂之上，還望王爺有容人雅量，小犬倘有冒犯，請多擔待。

元祺：哼，擔待？先皇一世英名，只可惜他容了你秦家父女，如今我元氏的大趙江山，竟都擔待在這奸后佞臣手裡。（唱）

白丁子直登上青雲金榜，  
金枝女卻當作賣笑花娘。  
只可嘆滿朝中狐群狗黨，  
弄權奸穢了我錦繡家邦。  
哪裡有忠貞的功臣良將？  
問問誰還念著百姓炎涼？  
恨奸后挾幼主江山執掌，  
哭一聲皇兄啊哀哉先皇。

秦豔：（怒）大膽元祺！你竟敢有造反謀逆之心！

秦鈺：（急跪）太后娘娘息怒！王爺他飲得多了，胡言亂語……

元祺：（欲把秦鈺扶起）鈺兒，本王哪是胡言亂語？快快起來。  
（秦鈺執意跪著不起，甚至想拉著元祺跪下。）

秦豔：宮娥們。

眾宮女：有。

秦豔：康親王酒後妄語，全因王妃有失勸諫。將康王妃秦鈺拉了下去，掌嘴二十，著康王府圈禁百日。

眾宮女：是。

元祺：（護住秦鈺）誰敢！

秦鈺：（急忙跪拜）謝太后娘娘恩典！

元祺：鈺兒！

（秦鈺看了元祺一眼，搖頭，起身隨一宮女下。）

（元祺想上前怒罵秦豔，元貞急忙拉住。）

（扮成侍女的金彤雲見狀在戎竺耳邊囑咐幾句。）

元貞：（低聲）兄長，不可。  
（元祺忍住怒氣，與元貞回座。）。

戎竺：（聽畢金彤雲交代，點點頭，拍掌朗聲大笑）哈哈，大趙皇家果真有趣，咱們鑫國的王爺公主成天忙著騎馬打仗，可不會這樣伏低做小呀。

元靖：喔？戎竺將軍，你們鑫國的王爺公主也會騎馬打仗啊？

戎竺：是啊，尤其是皇太女彤雲公主（金彤雲聞言淺笑），她可沒有元貞公主這般嬌弱，向她求親的鑫國勇士何止上百，全都讓她打退了，說是要打贏她的人才能作她夫婿呢！

元靖：喲，真好玩。欸，丫頭，你們鑫國女子人人都能自己選夫婿的嗎？

金彤雲：是，鑫國女子都是自個兒出題，或文或武，不被考倒的男子才能作我們的如意郎君。

元靖：真有意思！皇姑，朕命你學學鑫國女子，今日考個如意郎君吧！

元貞：這……（猶豫片刻，看了秦旺後下定決心）元貞領旨，但求聖上恩准。凡是今科進士無妻者，不論富貴貧賤，皆可應試。

元靖：准了。

元祺：元貞，婚姻大事豈可魯莽！

秦旺：（拉住秦全的手搖晃）爹啊我不要！我最討厭考試了！

秦豔：公主，這考題可不能只是詩詞歌賦呀。

秦旺：是啊，寫字我不會，蹴鞠、雙陸、喝酒、划拳，我可是頂尖的！

元貞：就以宮梅為題，不限詩詞歌賦、文武策論，若得合意者，我元貞嫁他為妻。

秦旺：宮梅？喔，公主，你說這些開在光禿禿樹枝上的花啊？好，我想想。

段松：（幕後）微臣段松，有家傳「疏影劍法」，請公主品賞。

元靖：劍法？好耶，快上殿來。

段松：（幕後）領旨。（持劍上，隨歌舞劍，唱）

疏影橫斜水清淺，

暗香浮動月黃昏。

可憐寒梅喪玉骨，

愧向瑤台捧金樽。

（金彤雲仔細觀賞，對段松頗有讚許之心。）

（段松舞畢收劍，叩拜。）

微臣段松見駕，吾皇萬歲萬萬歲。

元靖：平身。你叫段松，這「疏影劍法」是你家傳的嗎？

段松：是，微臣段松，乃今科一甲探花，先父段飛曾為兵部侍郎，此套劍法是先父親傳，他臨終時曾囑託微臣，要以此劍法抵禦外侮，誅殺奸臣，輔佐聖上，盡忠報國。

元祺：不想今科進士之中，竟有這等文武雙全的青年將才，與公主倒也相配。

秦豔：大膽段松！你父喪未滿三年，不思守孝，竟想娶公主為妻，可笑可議。

段松：啓奏聖上，段松上殿不是為了公主，乃是為了大趙，請聖上大義滅親，容微臣斬殺秦氏父女，為國除奸。

元靖：嘿，既不是想娶公主的，上來說什麼大道理？下去吧。

段松：（被衛士帶下）聖上！聖上！

秦旺：哈哈，我想到了，公主，該我了，你聽聽我的啊。（清嗓子，唱）

梅花梅花滿天下，

越冷他越開花。

花開有我來疼愛，

（挨近元貞身邊吃豆腐，夾白）公主呀，你國色天香，

就像一朵梅花。

公主，我答完題了，給我當老婆吧！

元貞：唉，怎麼我大趙進士，竟沒有一人能解元貞心意？

岳保楠：（幕後清唱）

瓊枝只合在山外，

誰向宮苑處處栽。

玉葩寧自抱霜謝，

莫乞東風一樹開。

元貞：（被吟唱吸引，微微點頭）何人吟詩？為何不上殿相見？

岳保楠：（幕後）微臣岳保楠，出身貧寒，非名門之後，寒窗苦讀二十載，亦非青年才俊，不敢上殿求娶公主。

元靖：來人，宣岳保楠上殿晉見。

秦全：是。一甲榜眼岳保楠，上殿晉見吶！

岳保楠：（幕後）領旨。（上，唱）

青衫客登九重春闈應選，

實指望報國家忠義兩全。

（與元貞相見，低頭避開。）

不忍見她受盡風刀霜劍，

脫口出幾句詩金殿失言。

（叩拜）

微臣岳保楠見駕，吾皇萬歲萬萬歲。

元貞：好個「玉葩寧自抱霜謝，莫乞東風一樹開。」！岳保楠，你可已有妻室？

岳保楠：微臣一身孤苦，父母早喪，無妻無子。

元貞：既是如此，我元貞嫁你為妻！

（拔下頭上梅花髮簪，放在岳保楠眼前。）

△燈暗，第一場完。

## 第二場〈墮梅〉

### 場景一：趙國宮殿

△燈亮，空台，台上只有秦全與秦旺，秦旺正在耍賴。

秦旺：爹啊，爹！

秦全：噯，你要作狀元，爹讓你作了狀元，可元貞公主爲了兩句詩，執意要嫁岳保楠，兒啊，你就死了這條心吧！

秦旺：不管不管，我要娶公主！作駙馬！

金彤雲：（悄上）狀元老爺，若讓您無駙馬之名，卻有駙馬之實，您意下如何？

秦全：你是何人？

金彤雲：相爺，奴婢是鑫國特使戎竺將軍身邊人，這是彤雲公主捎來的親筆書信，勞您過目。

（遞出書信，秦全接過觀看。）

秦旺：欸，丫頭，聽說你們鑫國彤雲公主美若天仙，她若有你這般標緻，我就去作她的駙馬吧。

金彤雲：（甜笑）哦？狀元老爺想給彤雲公主作駙馬呀？

秦旺：（挨近金彤雲身邊）是啊。

金彤雲：您呀，（變臉微怒，伸指戳了秦旺的頭）想得美啣！



△燈暗，喜慶音樂起，三人下。

### 場景二：城外

△承接喜慶音樂，燈亮，空台。大小鑼鼓、鑊鈸突然齊響，音樂由歡樂轉為劍拔弩張的緊張氣氛，伴隨著多名女子的尖叫聲。數名趙國宮女逃上，後面追著鑫國士兵。士兵追上宮女後，或抱或背或拉，將掙扎的宮女帶下舞台。

△數名轎夫衛士、一名宮女伴著穿著嫁衣的元貞逃上。

秦旺：（幕後）美人兒，別跑啊。

元貞：（唱）

喪門星阻斷了鵲橋歸路，  
狠毒兵忒利狠幼女何辜。

△戎竺帶鑫國士兵上，其中一位士兵是秦旺蒙面假扮的。

元貞：大膽！此乃大趙公主車隊，戎竺！你竟敢派兵劫殺，是何道理！

戎竺：無須多言，與我搶！

△轎夫衛士陸續被鑫國士兵殺害。一宮女眼見士兵要來摟抱，拾起地上的刀劍自盡，元貞意欲效法，頸後卻被戎竺一擊，暈軟在秦旺懷裡。

秦旺：（拉掉蒙面的布）哈哈，我要作駙馬囉。

△燈暗，音樂起，接場景三。

### 場景三：新房

△燈亮，台中設大帳，簾幕緊閉，元貞藏在帳後。岳保楠跪在大帳旁。

岳保楠：微臣救駕來遲，致使公主蒙難，忝為駙馬，罪該萬死。

元貞：（開帳）大人請起，莫再說起駙馬二字。（唱）

大人乃棟樑才國之根本，  
妾已是舊時霜雪混泥塵。  
巫山夢斷神女恨，  
韓生香消鸞鏡分。  
殘花枝、敗柳身，怎堪與君再共枕，  
理應一死謝君恩。

岳保楠：公主啊，（唱）

聽此言驚得臣心內如滾，  
患難中最可貴一命尚存。

梅遭折、雪墮塵，含悲吞淚辱且忍，  
（元貞奪劍亦欲自盡，鑼鼓中夾白，急道）  
公主，（岳保楠握住劍身，高聲）啊呀，妻呀，（低唱）  
妳莫要捨了夫君斷芳魂。

元貞：多謝大人一片深情，縱使您容得了失節妻，我大趙斷不能有個失節的公主。

岳保楠：公主已死。

元貞：（聞言發楞）什麼？

岳保楠：三日前，故大趙元貞公主出嫁遇劫，爲保清白，舉劍自盡。聖上有旨，  
駙馬岳保楠救駕不力，除駙馬封號，謫爲蠡城太守，終身爲公主守孝，不  
得再娶。

元貞：（放開寶劍）喔，元貞已死？

岳保楠：是，大趙沒有失節的元貞公主，妳，只是公主身邊一個宮娥。

元貞：你的駙馬之位呢？

岳保楠：岳保楠何須駙馬之位，我想要的，只有九重宮苑之中，那一株受盡風霜  
依舊綻放的寒梅。（唱）

尾生不違藍橋信，  
保楠不做負心人。  
一縷真情補遺恨，  
折翼鴛鴦不離分。

元貞：（唱）

你廢駙馬名聲損，  
巧把宮娥代元貞。  
真情洗盡滿腔恨，  
憐我殘花一季春。  
（岳保楠抱緊元貞）  
（哭介）夫君。

△燈暗，第二場完。

## 第三場〈觀市〉

### 場景一：山村農家

△樸實無華的一桌二椅，惜春與李母坐著做針線活，閒話家常。

惜春：(唱)

山花美，山花香，李惜春隨手繡山花。  
山花繡在郎衫上，  
陪他一路走山岡。  
城裡茶館鬧嚷嚷，  
奇聞軼事說四方。

李母：女兒啊，這回女婿進城聽了什麼有趣的故事，你也說給娘聽聽？

惜春：娘，這回安福在茶館聽的故事可真讓人生氣呢。

李母：喔？

惜春：安福說，從前有個花言巧語的駙馬，騙了公主嫁給他，卻看中了公主身邊的丫頭，竟然使計害死公主。

李母：什麼？竟有這等不知羞恥的人，枉費讀了多年聖賢書。女兒，這駙馬可有遭到因果報應？

惜春：欸，哪有什麼因果報應？這駙馬絲毫不覺愧疚，公主還屍骨未寒吶，他就與那個丫頭雙宿雙飛呢。

李母：後來呢？

惜春：安福沒把故事聽完，我也不知道後來怎麼了。(略頓思索貌)奇怪的是昨天安福說故事的時候，他爹腦袋又糊塗了，一直絮絮叨叨，說什麼「公主沒有死」、「四梅不是個丫頭」，說到後來呀，他爺兒倆就吵起來了。

李母：啊呀，說書人的故事罷了，安福他爹何必較真呢？

惜春：是啊，不過就是個故事，聽聽就好，誰管真假呀？娘，我餓了，時候不早，煮些麵做午飯吧。

(李母含笑點頭)

△燈暗，音樂起，接場景二。

## 場景二：蠡城市場

△音樂接續場景一，燈亮，蠡城百姓陸續走上舞台，男女老少皆是和藹親切的樣子，有的挑擔，有的提籃，熱鬧的市集場景。

孩童：(牽著懷孕婦人的手)娘，我餓了，我想吃糖人兒。

小販甲：這位小哥，別吃糖人兒，餓了就吃咱們蠡城第一美食——熱麵湯吧。(唱)

你是不是餓得慌？  
給你煮碗熱麵湯。

保證一吃就難忘。  
料多味美湯頭香，

小販乙：（夾白）別吃熱麵湯，嚐嚐我這麻辣燙。

你是不是餓得慌？  
別吃普通熱麵湯。  
不如鴨血麻辣燙，  
還有豆腐配大腸。

小販丙：（夾白）別吃麻辣燙，孩子，還是來吃糖吧。

你是不是餓得慌？  
吃串山楂配冰糖。  
糖人糖花各種樣，  
甜蜜圓滿世無雙。

市集眾人：（齊唱）

你是不是餓得慌？  
口水流得三丈長。  
快到蠡城小市場，  
填飽肚子樂安康。

△岳保楠與四梅（即元貞，以下稱四梅）緩步上，看著市集中眾人的歡樂場面。

岳保楠：（唱）

樂安康岳保楠謫守半載，  
小蠡城太平年無難無災。  
民風淳衣食足百姓安泰，  
無案審無事煩且伴裙釵。

懷孕婦人：大人，您今天又陪四梅姑娘出來買菜啊？

四梅：大娘，不是的，岳大人呵，（唱）

非是他偷了空閒晃街外，  
非是他貪熱鬧市集徘徊。  
細觀看每一攤茶菜米麥，  
要家家鍋裡有飯灶有柴。

小販甲：有岳大人做咱們的父母官，真是百姓之福啊。

孩童：四梅姊姊，你什麼有空？再教我讀書識字吧。（唱）

學一個岳大人學問似海，  
學一個四梅姊溫柔多才。  
讀詩書明道理兄友弟愛，

（看著懷孕婦人）娘啊，  
快買糖來，因為我最乖。

△眾人哄堂大笑，一名家院走上，尋至岳保楠面前。

家院：大人，一群流民現在蠡城城外，守門將士不敢擅自放他們進城，特來請示大人。

岳保楠：哦，流民？

家院：是，他們自稱是丹城居民，因蠡國大軍奪了丹城，百姓顛沛流離，故而投靠蠡城。

四梅：大人，丹城流民想必已多日不進粒米，蠡城當救他們一命。

岳保楠：說得是，吩咐守門將士速迎丹城流民進城，就安置在觀音廟前。

家院：是。（下）

岳保楠：四梅，你快去開倉賑濟，取米煮粥，讓流民暫時充飢。

小販甲：姑娘，這時煮粥太慢了，快把這攤上的熱麵湯都帶去給流民吧。

小販乙：還有這些麻辣燙，四梅姑娘，我幫著你通通都帶去啊。

小販丙：流民裡一定有些可憐孩子，見著糖人糖花就開心了，四梅姑娘，我和你一起去吧。

孩童：娘，我們也去幫忙！

岳保楠：各位鄉親，多謝了。

△四梅和眾人下，元祺與秦鈺上，四梅乍見元祺，元祺愣了一會兒。

元祺：妳……

四梅：（急）奴婢四梅，拜見康王殿下。

岳保楠：（行禮）康王殿下！

元祺：大膽岳保楠，你這可是欺君之罪！

四梅：「瓊枝只合在山外，誰向宮苑處處栽。」康王殿下，四梅是岳大人身邊人，再也不是昔日宮梅了。

元祺：身邊人？怎麼，連個名分也沒有？

四梅：無名無分，但求安樂。

元祺：罷，真真是無名無分，才能得求安樂吧。保楠兄、四梅姑娘，快快請起。

岳保楠：殿下怎會來到蠡城？

元祺：本王在帝都悶得心煩，與鈺兒出來遊山玩水，路上遇著丹城流民，就算傾盡手邊細軟，也無法救民於水火，所幸鈺兒提及保楠兄正任蠡城太守，故而領著丹城流民到此，望保楠兄相助。

岳保楠：所幸蠡城民心淳美，倉廩尚足，理應相助，只是流民乃是因蠡國犯境而生，還望殿下在聖上面前進言，出兵蠡國，保家衛民。

元祺：唉，聖上哪裡聽得本王進言。

秦鈺：殿下莫再心煩，不如在這蠡城暫住下來，一來讓殿下與四梅姑娘敘舊，二來妾身近日身子不爽（摸著小腹），車馬勞頓，著實難耐。

元祺：怎麼身子不爽也不早說，保楠兄，看來你蠡城不只得收留丹城流民，還得收留本王了。

△燈暗，第三場結束。

## 第四場〈折松〉

### 場景一：趙國宮殿

△燈亮，秦豔正在閱讀書信，秦全在側，除此之外一無旁人。

秦豔：（唱）

通蠡國困王爺巧計連篇，  
暗地裡折皇嗣謀奪江山。

秦全：太后娘娘，蠡國彤雲公主派兵圍困蠡城，岳保楠苦守三月，屢次求援，且康王殿下亦受困蠡城，若不派兵，怕是難杜眾人悠悠之口。

秦豔：相爺，你就給他派兵去呀。

秦全：（低聲）欸，女兒，我若派兵，豈不違了咱倆與彤雲公主的約定嗎？

秦豔：定要派兵，最好派個忠臣良將。

秦全：喔，忠臣良將！啊哈哈。

△燈暗，接場景二。

### 場景二：蠡城城外

△燈亮，接場景二，台上設蠡城城門，岳保楠站在城門之上。

岳保楠：(唱)

岳保楠苦守蠡城三月整，  
望帝都求不到救命援兵。  
驀地裡突鬧起刀光劍影，  
睜枯眼將城外細細觀凝。

△段松與金彤雲、戎竺分別領兵從上下場門上。

戎竺：來將何人？

段松：段松！

金彤雲：(驚喜地) 喔，段松！

段松：賊子無須多言，快快撤兵！

△段松與金彤雲、戎竺開打，岳保楠在城門上觀看。

岳保楠：(唱)

金彤雲執雙刀毫無隙縫，  
小段松舞銀槍氣如貫虹。  
求上天賜好運保全忠勇，  
莫叫他死蠡城徒勞無功。

金彤雲：段松，你名是帶著精兵來援助蠡城，事實上帶的全是老弱殘兵，勢單力薄，怎贏得了我大蠡勇士？還是快快降我吧。

段松：要我降你大蠡，是斷無可能！

金彤雲：戎竺，你去對段松言道，我乃大蠡皇太女金彤雲，若他肯降我，許他先作駙馬，後做皇夫。

戎竺：哈哈，段松，你好福氣啊。

段松：呀呀呸！賊女下賤自薦枕席，我段松豈是無恥之徒！

金彤雲：敬酒不吃吃罰酒，戎竺，與我放箭！

△金彤雲下，戎竺率蠡國士兵放箭，段松抵擋逃至蠡城城門前，已然身受重傷。

戎竺：段松，我許你進城療傷，咱們明日再戰。岳保楠，快快開城，否則段松就要死在你城門前了。

岳保楠：這……

段松：岳大人，萬萬不可！你若打開城門，這蠡城就保不住了。（唱）

莫惜段松命，  
你且保蠡城。

戎竺：岳保楠，你若不開城，我就放箭了。

岳保楠：（小聲）快，快來人……

段松：不可！

△段松挨近城門，用槍將自己釘在城門之上。

岳保楠：段將軍！

段松：岳大人，你若開了城門，就是毀我屍身，段松縱死九泉，也饒不了你。（唱）

小城門作了我英雄荒塚，  
（夾白）聖上啊，段松只盼望，  
良將血治得你耳聰目明。

△段松斷氣，仍挺立在城門上，岳保楠掩面。燈暗，第四場完，中場休息。

## 第五場〈寒城〉

### 場景：蠡城市場

△音樂起，燈亮，舞台配置同第三場場景二，音樂旋律相近，但速度較慢。蠡城百姓有氣無力地走上舞台

蠡城百姓：（唱）

你是不是餓得慌？  
朝思暮想熱麵湯。  
夢見一碗麻辣燙，  
夢醒一口北風涼。  
城外賊兵飽暖樣，  
城內飢民淚汪汪。  
莫說忠貞有封賞，  
太守言語蜜似糖。

孩童：娘，我餓了。

婦人：（看了一眼懷中包袱）乖，等等換了柴米，回家煮粥給你吃。

孩童：（高聲）太好了，有粥吃了。



△眾人聞言看向孩童與婦人。

婦人：（急忙掩住孩童的嘴）乖，別出聲，咱們快走。

孩童：娘，你這回拿什麼去換柴米呢？小妹妹沒奶喝能吃粥嗎？

婦人：你妹妹……（再看了眼懷中包袱，鼻酸貌）別問了，咱們快走吧。

△孩童與婦人下，一兩位百姓也鬼鬼祟祟的尾隨而下。四梅拎著小籃緩步上。

四梅：唉，蠡城苦啊。（唱）

將軍死孤臣哭百姓淒慘，  
蠡國兵圍蠡城六月艱難。  
三兩銀換不到一餐飽飯，  
民風變怨沖天滿腹心酸。

△一名老人倒在台側，四梅拿出小籃裡的饅頭。

四梅：老人家，快快吃了吧。

老人：（無力地）多謝四梅姑娘。這饅頭，我不要。

四梅：老人家，再不吃，您就要餓死了。

老人：四梅姑娘，我若吃了這饅頭，你和岳大人今天可就得餓肚子了。

四梅：我們年輕，餓幾日也無妨，您快吃吧。

△老人顫抖地伸手，接過饅頭時手一滑，饅頭落地隨即被一個年輕人搶去跑下。

四梅：你！快把饅頭還來！

老人：姑娘，別追了。

四梅：可是……

老人：不要緊的，岳大人忠貞為國，堅持不開城投降，蠡城百姓不知還得餓多久，糧食所剩無幾，該給年輕人吃。

△一個老婦捧碗來到四梅和老人身邊。

老婦：老頭兒，我求到了，快來吃，這是觀音娘娘賜的啊。

老人：多謝觀音娘娘！

四梅：老人家，這碗裡的是什麼？

老婦：四梅姑娘，這叫觀音土，吃了能止饑，丹城人在觀音廟前挖了許久，終於挖到了，這是觀音娘娘可憐蠡城，賜下觀音土來救命的啊。

四梅：老人家，這是土啊。(唱)  
為止饑怎能吃這觀音土？

老婦：(唱)  
觀音土，再配上清水一壺。

老人：(唱)  
水一壺，撐飽我枯腸空腹。

四梅：(唱)  
縱飽腹，土滿腸終究是毒。

眾人：(唱)  
終是毒，總好過荒城枯骨，  
奈何橋上餓鬼哭。

△燈暗，第五場完。

## 第六場〈辯霜〉

### 場景一：山村農家

△燈暗，黑暗中傳來岳保楠蒼老的聲音。

岳保楠：(幕後)四梅，我餓了。

△黑暗之中無人回應。

岳保楠：(幕後)四梅，(高聲)我餓了。

△燈亮，惜春上。

惜春：來了來了。(望一望下場門)爹呀，一刻鐘前才吃過午飯，您還吃了好大一碗熱麵湯呢，怎麼又餓了？

岳保楠：(幕後)四梅，我餓了，我已經好久沒有吃飽了。

惜春：唉，又叫我四梅，安福他爹真是糊塗了，一天到晚自言自語，衝著我叫四梅，上回還把好好一碗米飯打翻了，說什麼那是土不是飯，安福又去做買賣不在家，叫我一個人如何是好呢？

岳保楠：(幕後)四梅，我餓了。

惜春：爹呀，我是惜春不是四梅，(一望下場門)欸您別動廚房的東西，我來吧。

△燈暗，接場景二。

## 場景：蠡城市場

△燈暗，黑暗中傳來孩童有氣無力的聲音。

孩童：娘，我餓了。

△燈漸亮，蠡城百姓如鬼魅遊走舞台，舞台配置同第三場場景二，音樂緩起，旋律相近，速度更慢，氣氛更加凝重。

蠡城百姓：（唱）

你是不是餓得慌？  
太守忠貞為家邦。  
帝都貴人吃得胖，  
蠡城百姓瘦又黃。  
老殘病弱早命喪，  
草根樹皮啃光光。  
夜裡將刀磨得亮，  
你家孩子我家糧。

孩童：娘，我餓了。

婦人：（握緊孩童的手）乖，等等就不餓了。

孩童：娘，我們要去哪兒？

婦人：（木然地）孩子，你爹病了，再不吃些東西，怕是要餓死了。

孩童：我找過了，別說是雞豚豬狗，連老鼠都讓我們吃光了，還能去哪裡找東西吃呢？

婦人：孩子，（摸著孩子的頭，同旋律，清唱）

你是不是餓得慌？  
黃泉路上有蜜糖，  
大口喝飽孟婆湯，  
莫怪我是狠心娘。

△兩名年輕人靠近孩童身邊，抱起孩童就跑。

孩童：娘！

△婦人重複小聲唱著前段唱詞，木然緩步隨著年輕人與孩童下台。

小販甲：聽說城南有個狗洞，昨兒有人鑽了出去，蠡國人給了他好多好吃好喝的呢。

小販乙：鑽出去？那是叛國啊，被抓到可是要砍頭的。

小販甲：砍頭是死，也好過在城裡餓死！

小販乙：也是，欸，我們去城南看看吧。

△小販甲乙下，懷抱嬰孩的元祺與岳保楠上，小販甲乙看到二人時閃躲了一下。

元祺：保楠兄，你說他們是不是要往城南去？

岳保楠：既無心守城，就讓他們去吧。

元祺：你守城三百日，城內糧食俱已吃盡，朝廷沒有派兵來救，為何還要再守？

岳保楠：康王殿下何出此言？

元祺：別再叫我康王殿下了，若不是爲我，你與蠡城百姓何以招此苦果？鈺兒爲我產下孩兒，卻因身體孱弱不幸亡故，她臨終之時向我明言，丹城流民、蠡國圍城，全是她秦家父女所爲，與蠡國串通，爲的是斷我大趙元氏，聖上昏昧，有主如此，你無須再爲大趙守城了。

岳保楠：殿下呀，（唱）

不可傷心志氣喪，  
苦守蠡城為家邦，  
氣節道義不敢忘，  
丹心汗青照廟堂。

元祺：（唱）

好笑你岳保楠痴心妄想，  
還想著守氣節錦繡廟堂，  
小蠡城防不了狐群狗黨，  
你守城為的是誰的家邦？

岳保楠：（唱）

大趙朝有我做忠臣良將，  
康王爺切莫要暗自神傷。

元祺：（唱）

忠臣名不過是一紙虛謊，  
青史上聊記得區區數行，  
這其中有多少枯骨埋葬，  
百姓苦成就你二字忠良。  
保楠兄，開了城門吧。

△岳保楠低頭不語，元祺抱緊懷中孩兒自言自語。

元祺：自鈺兒亡故後，我一日不敢放下孩兒，孩兒餓哭了，我就割破手指餵他吃。

岳保楠：（急道）怎麼不找個奶娘？

元祺：奶娘？保楠兄，這城中，除了我的孩兒，你多久沒有聽到嬰孩哭聲了？

岳保楠：（疑）數月之前，尚有好幾個有孕婦人啊。

元祺：保楠兄，你可知這孩兒吃的是他爹娘的血肉，我貴為王爺尚且如此，何況百姓？保楠兄，開了城門吧。

△燈暗，第六場完。

## 第七場〈染雪〉

△燈亮，空台。台上燈光昏暗，老年岳保楠持藜杖緩步上。以下各人出現時以聚光燈照射，凸顯不同時空不同記憶的分裂。

岳保楠：唉，我好悔呀，（唱）

悔不該早開城保全百姓，  
悔不該終開城一身羶腥。

元祺：保楠兄，開了城門吧。

段松：岳大人，萬萬不可！

岳保楠：（唱）

十八年總糾纏夢幻泡影，  
到哪時才得有片刻安寧。

四梅：夫君。

岳保楠：妻啊，你說我該不該打開城門？

四梅：夫君，開不開城，由你決定，但是這叛國之罪，我陪不了你了。（吟唱）

玉葩寧自抱霜謝，  
莫乞東風一樹開。

△四梅做上吊自盡貌。

元祺：（朗聲）來人，大開城門，迎鑫國軍隊入城。（低聲）保楠兄，我的孩兒就託付你了。

惜春：爹呀，您醒醒，別胡言亂語了！

△燈大亮，惜春攙扶著岳保楠。

惜春：早知如此，就別讓安福給您說故事了，城裡那些說書人說的故事都是假的，您別怕啊。

岳保楠：你是誰？

惜春：唉，爹，我是惜春啊，安福的媳婦兒。

岳保楠：我老了，好多事都忘了，安福呢？

惜春：安福馬上就回來了。

岳保楠：安福是誰？你是誰？我又是誰？我乃大趙駙馬蠡城太守岳保楠！

惜春：爹呀，大趙都亡了十多年了，您就好好休息，別想著說書人的故事了，還自以為是太守駙馬呢。

岳保楠：我老了，好多事都忘了。(唱)

何為真何為假回憶分散，  
舊時雪早溶盡杳無雲煙。

△燈暗，全劇終。